

南屏淨慈寺志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八

著述

詩賦

淨慈寺謁圓照本禪師

蘇軾

臥聞禪老人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  
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  
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  
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

送淨慈大通長老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  
淡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  
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  
我未卽歸休師能便安逸

王城清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若浮雲安可限南北  
出岫本無心既雨歸亦得林泉有舊約何年挂瓶錫  
訪淨慈臻閣黎因泛舟至孤山惠勤師院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  
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蘄芽烹白雪休拈霜筍嚼  
黃金扁舟又載平湖去爲訪孤山支道林

寄圓照本禪師

七言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徃徃逝  
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禪

師學者益盛以詩寄慰云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塚  
累然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  
趙叟近聞還印綬翁先已返林泉  
何時策杖相携去任性逍遙不學禪

寄廣慈才法師

趙非

乞得鄰州樂矣哉雷峯菴靜此徘徊  
浙江莫謂音書隔一日潮聲兩度來

臨安趙府尹見訪南屏

道濟

白石磷磷積翠嵐翠嵐深處結茅菴  
煮茶迎客月當戶採藥出門雲滿籃  
琴挂葛絃鳴素志窓閒風拂罷

清談今朝偶識東坡老四大皆空不用叅

湖中夕泛歸南屏二絕

幾度西湖獨上船  
篙師曾識不論錢  
一聲啼鳥破幽  
寂正是山橫落照邊

滿岸桃花紅錦英  
夾堤楊柳綠絲輕  
遙看白鷺窺魚  
處衝破平湖一點青

送淨慈大辨陵書記

虞集

寒梅的的西來意  
翠竹青青却外春  
日出碧鷄山作  
霧臺空綵鳳地無塵  
八年寫遍湖山好  
萬里歸來月色新  
我在錦官城裏住  
白雲滿屋便爲隣

送陵侍者回淨慈

清琪

十里湖光浸六橋到時須著眼頭高斷是風暖楊花落不是鳥窠吹布毛

寄平山和尚

年老心孤憶弟兄中峯且喜過南屏潺潺一派雙溪水流入西湖更好聽

別南山經室

借屋雲邊兩載居晴原無事更携鋤和香採得隣家菊趣嫩挑來自種蔬秋殿寂時山磬歇夜窓虛處野烟疎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來讀梵書

寄淨慈上人

劉基

老僧懷渭字清遠，曾讀文史三千卷。雪晴太白玉爲  
峯，月出藍田金作嶽。少年挾策走四方，要看蓬萊水  
清淺。燕山帝京龍象會，璿臺寶林發關鍵。橫空鵬鷃  
激高秋，縱轡驂騑逸長坂。龍眉老宿皆震驚，觀者解  
頤陪者報奎章。學士虞邵菴，喑喑稱諸枯。舌本連床  
咲語到，晨鷄走筆贈言何。欸惻轉頭霜雨四十年，萬  
事茫茫不堪忖。江湖簸浪客舟寒，地爐宿火僧房煖。  
我來邂逅一見之，憶曾相識嗟成誤。世士如公良所  
希，方外只今還有限。我如野馬，負數澤。浴以羈馭，知

必踈老來耗耄百事違況俾三廬宅愁眼甚欲皈依  
白蓮宇其柰素餐非力艱寄書聊復寫中懷白石清  
泉猶未晚

寄新淨慈易道和尚

宗泐

十年高致在南屏此日開堂徇衆情力舉叢林新法  
令大弘乃父舊家聲吹毛倒握風雷吼宗鏡高懸日  
月明千里何須寄圓相門前湖水帶霜清

冬日憶清遠道初二兄

夜深霜氣寒月窓皎如燭鳴鴻尚遯征孤鶴亦驚宿  
念我平生親悵焉動心曲四明是何處蒼溪如在目



異方詎能通遠道何由縮十年無一字信是如金玉  
白髮漸欺人晤言安可卜

和復見心簡淨慈季渾助公

高啟

高堂鐘鼓毒龍敎曾布架紫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  
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  
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花新散滿瑤京

贈淨慈沆師

張羽

僧中麟一角尊宿過叅來詩體得活法靜心如死灰  
看雲寒坐石踏雪曉尋梅湖上經行處沙鷗見不猜

憶沆禪師

慧日峯前閣重來百感增空存黃面老不見白頭僧  
遺偈書猶在埋名刻未曾有詩行已久何必上傳燈  
寄南屏渭長老

蒲室傳心第一宗老尋古刹寄行蹤  
焚花偈就人爭寫壞色衣穿自懶縫  
案上梵經皆貝葉手中談麈是青松  
何年慧遠重開社來聽東林寺裏鐘

寄淨慈同菴簡公

守仁

十月江城風怒號駕鷺鷥鷺鷥各求曹  
秦淮過客重回首只有南天一鴈高

題祥止菴畫潯陽雪意

我愛潯陽九疊屏芙蓉華蓋望中青誰將司馬琵琶  
淚灑作寒江雪滿汀

寄渭清遠二首

徐 貞

自喜幽居接上方風烟野墅共相望禪邊梅老知僧  
臘經裏蓮芳悟性香石爲彈琴曾作薦屋緣藏茗別  
開房日長何處堪消暑欲借山中竹下涼

逍遙佛境居性相自如如說法神龍護傳經寶象輿  
乳花香積供貝葉梵天書一自遊方後春來出寺疎  
攀玉軒聽清遠兄琴

姚廣孝

虛齋倚修竹七絃彈更幽欸如一葉落萬壑皆驚秋

依微塞鴻歸宵渺湘雲流無管自深聽澹然忘去留  
與畧勉二公登南屏天鏡樓

歲月度如流江河作浪游相逢俱在客此日共登樓  
雲氣千峯合香林一雨收只愁歸思促無復爲遲留  
春雪有懷湛然師

德祥

東風游約近積雪閉門深興或有時到春應無處尋  
柳藏初活眼草沒未灰心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樹林  
喜仁一初見訪

柴門不向小谿開西阜山多稱不才拄杖前村新雨  
過故人東郭買舟來藤瓢遠慰何多幸竹逕相逢第

一廻從此熟來湖上路莫教行跡有蒼苔

憇淨慈寺

張寧

到寺興不盡逢僧心自閑坐憊行未遂動覺靜相關  
世事秋雲外浮生曉夢間重來是何日餘意滿前山  
訪贖希古不值

不梔宗風又幾年欲分午茗却無緣春城乞食歸來  
夜清夢應飛鳳沼邊

贈覺菴妙僧統

林碩

道人家住南屏麓繞寺青松間修竹天籟時鳴萬壑  
秋野水晴添一湖綠憶從印帶領香林衲子紛紛聽

梵音滿榻白雲隨  
它泥半窓明月洞  
禪心架梁宴坐  
清暉裡振錫翻然  
躡雲起遍將法雨  
謝時人井底蓬  
塵山上鯉黃金如  
意玉連環垂蘿爲  
幔松爲闌蓮花  
靜植秋潭冷蕙草  
香浮古殿閒伊予  
久駐霜臺節幾  
度談玄覺情熱攬  
轡朝大已及期對  
酒高歌與師別

壽古淵源禪師

朱 鏞

朝來爽氣滿南山  
秋入禪居未半閒  
露濕梧桐添一  
顰星輝岩岫見雙  
鬟此心片月凌波  
瑩老我孤雲出世  
間端焚爐熏爲師  
壽千峯深處錫飛  
還

送慶大雲南還住持本山

李 旻

湖上招提隔市塵高僧古德著清真遠來京國聊行  
脚歸去山林作主人宗鏡傳燈元不夜菩提有樹又  
逢春八還十住應深悟且復逍遙景象新

秋夜同紫峽逸士雪江老僧輩十人宿南屏山  
中誦逋仙夕寒山翠重秋淨鳥行高分韻賦

詩余得夕字

孫一元

荒烟散不收殘山帶遙碧林鴉晚依依草雉時嘯嘯  
斜光明不定居人掩荆柵榻來喜盡簪林下語幽曠  
崖屋燈火青野豔旋新摘豈無伏虎禪亦有飛鳧客  
愛此小崑丘人世白雲隔願當抱奇幽爛言永終夕

南屏散步

尋僧散幽躅景勝隔區寰風竹亂不整水禽飛自閒  
樹迥偶聞磬雲起欲無山殘日漁樵盡柴門影獨還  
淨慈同彭幸菴憲副杭雙溪憲僉謝雙湖大理  
席上雷雨聯句

萬木浮元氣千山送遠秋先聲幾失箸餘勢欲摧  
樓卷衆鳥藏深樹獨龍起占湫雙晚風吹忽霹湖海  
坐消憂雙溪

夏日周約齋大叅顧慧巖少叅見訪南屏山閣  
薄晚雨霽棹舟西湖聯句二首



聽雨來松閣

慧嚴

塵清隔市寰約湖虛雲盡入太天遠

意俱閑

約

潦倒復漁艇

慧嚴

盤桓憐晚山

約

相看成一

笑醉和棹歌還

太

日薄雲光淨

太

舟虛水氣涼

約

聞鐘僧立渡

慧嚴

返棹

月催觴

約

天亦憐疎野

太

詩還任笑狂

約

山林與鐘

鼎樂處興俱長

太

同錢緒山王龍溪集南屏

明秀

嘉會不易得兩峯幽興催秋山迴寺下曉雨過潮來  
風葉吟詩落岩花把酒開對床談永夜星斗動香臺

宿南屏大雲東院

松花作餅粉含香青蔓垂烟竹過牆堂上粥魚朝未  
晏簷前燕語日初長藥苗培土蘭重整茶樹開園草  
欲荒却愛吾師真了道石林跌坐歲都忘

春日携兒登南屏山

蔣山卿

下馬逢僧少看山出寺遲登臨仍未了去住本無期  
疊嶂春雲合平湖細浪吹詩成寡酌和歌詠有吾兒  
度日同沈青門劉望陽李珠山遊淨慈集藕花  
居二首

馬三才

南屏山掃寺卓錫自何年淨悟歸空地慈開不二天  
雲流湖影亂池對塔光懸却慙叢林外癡癡只醉眠

風舫移林僻晴窓憩午清交情同日永詩思共涼生  
雲葉繁依檜曇花鬱傍城逢僧一偈後轉使藕絲輕

藕居對月

洪珠

中天月色好誰看竹嶼柴門半不關  
戀闕不忘依北斗思家獨立嘆南冠  
石林長笛橫秋浦梧葉西風下  
井欄一任西湖歸恨晚水欄烟水舊漁竿

登法華臺

陳亢宗

踏破松陰十里苔遠尋秋色到香臺  
山連古雪羣峯繞水落平湖一鏡開  
僧住翠微紅樹杪猿啼清晝白  
雲隈登樓便覺心如洗沙鳥風帆遞往來

宿萬峯深處

方思道

萬峯雨歇青鞋濕石磴風高白帽斜幾向西湖尋佛  
國寧知下榻借僧家林藏慧日天應近竹覆慈雲物  
自華莫惟卜居孫處士故園吾亦忘烟霞

題淨慈南山上人松石圖

文徵明

古石埋蒼蘚喬柯舞翠陰不教霜雪損自負歲寒心  
同周岐麓臺長宿藕花居

包節

湖畔乍逢驄馬使維舟相狎鷺鷥羣六橋水抱珠林  
月三竺峯盤寶界雲岸柳藏鶯侵座密園花隱麝隔  
溪分況同佛院移蓮榻共息塵機理貝文

宿聚玉軒贈澄湛堂

豐坊

千巖萬壑玉層層  
夜半山腰見佛燈  
竹影掃窓人不  
到蒲床風雪定中僧

古松圖爲英上人

英石根蟠千歲松  
萬峯深處閤春冬  
夜深出定敲清磬  
聽法窓前起鉢龍

答黃白仲結夏南屏見寄

斯學

休夏青林白石邊  
題詩遙問病中禪  
懸知一片清涼意  
上竺松風大井蓮

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君子集淨慈寺西閣

時卓徵父光祿帳具徵名邇佐酒者十二人

卽席分體賦詩余爲首倡

汪道昆

鼓棹遙從絕島迴  
盃簪漫傍化城隈  
雄風四坐披襟滿  
爽氣千山倚檻來  
地主觴行光祿酒  
天人樂奏妙高臺  
洛川宛在重湖上  
鄴下誰當作賦才

蘭亭舊沒越王臺  
蓮社新寬陶令盃  
杖屨並邀穿竹入  
笙歌羣擁散花來  
青蘋噴雪濤仍壯  
白苧翻風日乍迴  
莫以腐毫矜重客  
踈鐘雲外暮相催

從六橋過永明文宰訪我雲掌教出玉芝和尚

和韻之作敢爲附驥

宋旭

片瀟長堤一望遙草齊風煖馬嘶騎春光未必蓋  
潘髮世路從教咲沈腰水上絃歌山上寺雨中楊柳月  
中橋繫隼自足成留戀何獨偏安說宋朝

乙未春日淨慈講圓覺疏鈔承劉方伯設供以  
詩寄謝

祿宏

何來瑞絲動南屏佛國重開了義經千指鐸分香積  
界一宮清沁玉圍城現身宛是初玄度弘道慚非傳  
承明海內只今多旱穉行看施澤慰蒼生

繫日逐逐城市中體爲之疲遂與二三同侶信  
步出清波門沿大湖行入南屏山寺訪鐘泉

蓮公邂逅玄津法師坐精廬啜龍井新茗風  
來南窓月吐東嶺快哉此樂可以忘世口占  
短章聊紀勝遊云爾

屠隆

喧喧城市中紅塵高十丈一入南山南情境輒遐曠  
涼風松下來圓颯波間上僧廬既清幽梵音復嘹亮  
嘉茗甘露漿煩饒盡滌蕩轉悟人境非悲哉日流浪  
萬曆乙未正月十五日蓮池大師受衲自請詣  
南屏弘演圓覺三月圓月圓滿恭送還山成  
五言排律四十韻用元和體

虞淳熙

身倚南屏隱心將宗鏡傳杖藜過淨寺開藏惜殘編



卒得多人爲欣看萬卷全聞揚須大士弘演憶先賢

誰繼永明日遙瞻迴耀天如公甘讓席楊尹肯辭筵

楊請安先請講第  
照開有此請乃可

同謁雲棲祖期間圓覺詮沿江入

山拜投地掩泥虔交口勤三請陳詞具十緣迴機如

有待應供豈虛延方丈都生草圓袍見性蓮會首他

山並無穢此地絕腥羶但值獅揚塵何愁鳩化鷗況

師逾六十應早利三千近赴王城請新安佛國禪赤

欄榮樹覆金榜雜花鮮門外貂璫侍床前纓綬連藩

司作屏翰關令望神僊廣護伽藍大深居蘭若堅師

來上元節人慶下生年頃啟神通藏俄傾吳市塵城

東老母出貧里病兒前戢戢魚頭密紛紛猿臂牽舊

僧仍落髮

勝公入還俗更復剃髮

故友願齊肩共趺山鐘曉爭

觀慧日懸莫須疑看殺耐可厭胡纏立雪僧腰沒瞻

風客履穿貞明金猶小香積突常烟剝落黃妃木乾

枯圓照泉龍歸偏坐蛭

宣州慶菴和尚就疑前半號

蛇去敢留涎

張果乘驢至

終南有亂猿降云果來聽講

天王入夢憐虎除不淨

肉官賄放生淵

和南岳僧因神顯前買高工池放生

既闡諸經肯還滋

衆福田孰叅裴相侶我聽伯牙絃返棹辭餘粟臨行

散醵錢白雲披壞衲明月照空船排費天人力高同

佛祖眠銅輪元誓取寶地向爭先他日新箋就重宣

淨土篇知爲不請友轉覺一音圓

贈心源住持淨慈

拂拭香筵拜講師筵前片地受君持曉鐘乍起東坡  
入春寺常關西子筵伐木早成三聖殿種蓮先得萬  
工池紛綸莫漫求閒處看我山中禮六時

壽筠泉六十

放生社起甲午歲今年丙午盟還締首事大小兩司  
馬繪圖祝壽增一例人間事事有因由筮米因禾未  
到頭直須仰天更察地雨露膏壤是等儔雲棲大雲  
覆猊座雨花散後都稱賀賀師六十日放生齋書滿

牛腰大此因蓮公種福田竭力迎師啟法筵乞錢  
先贖門前水萬工池內湧金蓮無地那得長生稻無  
公那得放生船公今六十宜同祝家童傳至雲棲牘  
不言微詩與寫生但云放生爲營福我亦才盡只俚  
詞非偈非詩說徃時雖說因緣俱戲論憑他魚鳥自  
證之唧珠唧環非美報報公無量壽方好放禽齊作  
頻伽聲放魚同詠佛名號君不見汝隣寶掌師住世  
千年未足奇又不見汝寺永明老神棲安養坐寶池  
我家素王此時正耳順知公耳根圓通證不遲洗耳  
聽我非偈亦非詩

過南屏草堂

汪禮約

俗氛何處解頻過草堂來愛客分香積移樽就綠苔  
城雲埋古殿江雨颯高槐五月涼風甚處處河朔杯  
晚過湖上尋壑入隱處

洪恩

吳會行來勸南屏一扣開湖烟沉夜樹江月露寒山  
藤井鰣游暗葑田鶴隱閒前峯餘照在猶見鴈飛還  
淨慈開講般若屠緯真儀部復演曇花爲俱賦  
此以謝

清淨慈門徧刹塵莊嚴滿月紫金身頓從天鼓闢  
舌幻出空花罪福因脫印優曇開赤水流光貝葉生

玄津下場宗鏡俱非相須向言前薦本真

爲竟然上人題南屏圖

張壽朋

杖頭携有溪山在青靄白雲縈衣帶醉後脫落老僧  
房誰知飛出西湖外西湖一夜雨冥濛挾得溪山度  
晚鐘疊翠層烟渾似舊諸天還隔紫霞峯  
更何世千重萬重特幽趣且聽今夜有鐘聲須是南  
朝當日寺

游南屏同諸君賦

王穉登

京洛風塵夢已醒相逢把臂入南屏蓮花處處翻經  
寺楊柳家家帶酒亭城裏斜陽城外雨南山藏霧北

山青不須更向君平卜銀漢中間是客星

寓南屏玄津上人過談唯識

蕭近高

禪扉一榻靜慧遠喜相隨佛說青蓮偈人歌白苧辭  
磬聲穿竹遠屐齒帶苔移客送溪橋去前峯蘿月篩

同張西江秦仲虎集南屏

黃汝亨

別來歲月鬢俱霜相向林中坐日長高客故應多逸  
韻令君那得有餘香烟霞不禁山爲王咲傲何妨醉  
是鄉雨過僧堂鐘磬寂頃刻心地得清涼

同諸法友登慧月峯遲雪

獨立一峯上蕭疎萬木寒泠泠微霰集漠漠向雲看

來日春且至茲霄臘已殘空餘高枕在何處臥安  
晚過南屏訪僧不值

秦舜友

懷君湖上山日暝猶出城出城月未起放舟烟中行  
蘿戶夜不掩月色蘿上生無人獨來往清露滴深更  
同黃貞父張西江集南屏和韻

剡藤如雪復如霜詞賦爲歡佐日長黃憲不言心自  
遠張顛霜醉興尤狂同人適至朋簪雅禪悅清分蓮  
芡香殿角陰陰松翠落無風衣袂自生涼

程元魯携酒過南屏秦仲虎館 程可中

客來旋啟竹間房輿劇催飛水面觴山塹寺雲深鳥



道波腥荷雨撼魚牀高題羅壁訓僧偈靜對珠林禮  
佛光玉梳傳冰思雪藕輕絺猶覺汗如漿

湖南集同寅看芙蓉

王在晉

出郭欲何往湖上採芙蓉青冥淨雲氣淡蕩開秋容  
相將貴游侶而有車徒從行過淨慈寺爲訪蓮花峯  
攀岩且捫葛躡巖還扶筇北岸縱歸艇南山問詢僧  
俄然渴塵解易有煩憂憊登高極遐想涉世憐幽蹤  
遠公已埋壙前代無荒墉閒亭任歸鶴衰草棲鳴蛩  
時憐馬走倦焉知鷄肋濃情堪自爲適道亦人所宗  
憂嘆苦桔槔治人勞食藥長言恤時艱況復當途衝

何時一搔首日夕哦蒼松

南屏邀承菴先生冲宇年丈飲

南屏萬山碧雷峯半空起  
塢高叢樹林天落平湖水  
綠柳暗成陰沈鷺啼不止  
深居學沉淪曲檻待佳客  
翻經註餽餉杜門却車軌  
同人在於野獨行是素衣  
清曠旣殊俗煩喧遠避市  
一樽叙友情二老謏年齒  
枕葦渡浩茫捫蘿越巉岨  
初來日未午坐久書移晷  
行携敝幽襟談言中各理  
湖光澹豁眸溪聲沸聒耳  
魚鳥時近人漁樵夜歸里  
忘機未枯寂得道悟太始  
俯仰孰與倚浮雲何足擬  
於以勘世塵當場看傀儡

月夜從淨慈歸二絕

樹影簷前落鐘聲埒下聞  
遠村明夕照孤鴈度寒雲  
野水連天自空林帶露霏  
過橋移不借人共月明歸

吳伯霖携酒淨慈

周叔宗

尊壘破林烟衝炎到寺前  
坐來人是玉飲入酒如泉  
徙席松陰暝分輿露氣偏  
還期秋雨後進棹欲由川

吳太寧集南屏

仲冬似春氣改服渡湖來  
樹暖稀殘柳花香見早梅  
僧儲蔬入供客薦酒行盃  
歸路昏嵐外羣峯接水頗

南屏淨慈寺訪冰玉山人見其傍水數椽不密

旋袖高談名理晏如也因擲管爲短歌以壯

之

王士昌

湖南山水分外嘉南屏障日開晴霞佛上中天敞樓閣人烟曲徑饒桑麻山人居在何處第一橋頭聊避地蕭然斗室似啓懸圓時風雨何能蔽城中紅塵十丈高山人甘心抱影逃誰道子真耕谷口還同仲蔚居蓬蒿湖上笙歌無暇日山人守玄長抱膝一几一榻共一鑪方覺此身無長物有時覓句窮幽賞有時看山每孤往有時把釣拂珊瑚有時玄言探罔象有時揮麈號佛奴有時操觚稱社長有時畫染霜藤

寒有時琴拂衆山響山人有家不累身山人有刺不  
謁人室中交濟竟何意昨日賣文今日貪牀頭鼠跡  
塵難掃門外雀羅春自老芭花泣露蓮葉香玉壺清  
水清絕倒今古繁華轉眼間風波閱盡幾人閒山人  
不省亦不語水雲心事那相關嗚呼遁僊已往太初  
死烟水蒼茫呼不起鷗盟押主今者誰重見湖上丈  
人耳

尋南山壑公

陳繼儒

空山無雨欲生烟綠樹黃鸝幾箇船二尺枯藤尋着  
汝不教獨坐水聲邊

蓮池大師南屏講罷還山

朱雪一

遠師社裏昔皈依宗鏡堂開坐翠微  
幻法說來渾喪我染緣銷盡欲傳衣  
笙吹碧殿天香繞梵出珠林鳥語稀  
歸步蓮花池上月定心不共五雲飛

訪潘景升於南屏

吳夢陽

書來知爾健再覩好容顏何福分僧俱隨緣任客還  
清秋林薄遠落日野塘閒爲問南屏下誰家門上關

淨慈僧舍

章嘉禪

半榻僧寮鎖白雲夢回鼻息自相聞  
隔山一陣松風起吹送茶烟亂夕曛

虞長孺邀過南屏同如公蓮公定公會齋令弟

僧孺自靈隱赴

潘之恒

中伏熱深初伏熱南山涼勝北山涼美人近隔西湖  
水兄弟同登選佛場好雨乍來愁易散名花雖落逗  
餘香却從結制成佳會贏得蕭閒是故狂

留玄津社兄結冬

攝衣躋南屏流眄石蓮洞松根遺古龕神策恍飛鞚  
所思在水方惠好猶疑夢度臘期伊嵩敗納寒屢中  
如爲涉堅冰寧此膠微凍太湖風力競曾波千里動  
鄧浦衣帶間濤勢連海控負筮且踟躕熙春耐相送

贈筠泉藏主

虞淳貞

三年翻貝葉一室似龍堂  
忍辱身爲鎧慈道足糧  
水田應自賣浮土或堪償  
圓覺吾師得南岳慧日光  
坐媚清軒贈整公

張超

蕭寂空山人跡少  
長年瓢衲隱湖南  
一花映水新成  
拾髮樹懸崖靜結菴  
入定任雲封竹淨清吹隨月坐  
松潭留師一榻了無語  
林幌烟波對蔚藍

贈心湛一

袁宏道

仙衲裁雲霧蒲團藉草莎  
雷峯定裏火湖影觀中波  
削髮撫根在忘言恨舌  
多少年色方健魔佛奈他何



甲寅浴佛日重過南屏訪夢也禪師追念乙未  
讀書獅子窟中今二十年矣尚作野干鳴見  
師不勝自愧贈此以作戲耳 謝肇甫

我昔覲師時眎師舌如瀾今我覲師時日夜如驚湍  
嗟此廿載餘湖上徒回盪德雲竟何許別峯路漫漫  
浩浩明勝湖光明皦團團有網不能取有舌不能乾  
將此南屏雲與師一嬾嬾

南山泉未涸東向如雷奔上有千歲松遊者不能捫  
師亦無爲爾秋毫豈自存滔滔大海水日夜流听屯  
宮亭自渺渺江漢自沄沄登家一遐曠谷壑復誰聞

而況塗毒鼓孰與開天門

乙卯冬日同鄭孔肩玄津師按南屏諸勝登慧  
日峯頂左逕飯於雨華閣

吳本恭

寒山絕遊蹤霜毳墮林屋招提遲開士薄借窺層麓  
澄湖練痕皜蒼石蓮華矗側弁窺谿衙捫羅喬々于  
鮮壁漫蝸書琴臺印磨躅松吹吟笙竽泉水澍膏玉  
峯迴象鼻捲磴仄羊腸曲竦身凌雲清抗首肆遐矚  
大海澹不流連岡犇且伏窅寥淪翠華凹嶮通樵牧  
飛折鳳凰翎冬青杜鵑哭慧日千劫輝滄田如轉燭  
寧爲巢穢鷄蒙薰定香足

陟鬼復降深顏陽靡鳥次松嶂極峭清篁蹊轉翳蒼  
石甃香嚴約苔牋雨華偈阿闍枕山坳敞牕吸嵐翠  
風鈴乾闥音霜蘭優曇瑞合十拜影堂羅千悅禪味  
鼎淪露芽鮮匙挑雲子膩流盼渺湖柳佇思俯巖桂  
高士榻猶懸鶴飛人亦逝爾日岫山盟多生圓澤契  
團蒲閤小劫指月詮三昧焉知塵毛奮不有天葩墜  
百城軌南詢此中盍歸憇

雪後過南山訪壑公

汪汝謙

南屏山寺遶湖波及暮相尋一放歌施食臺邊饑鳥  
集棲禪牕外臥雲多蓮峯竹逕通獅窟雪竇烟巒冪

女蘿結伴欲來尋  
慧日衝寒折屐屢經過

和韻贈明微開士

曹 恭

寺踞南屏下  
僧寮日對湖  
詩成囊裏句  
琴響壁間圖  
結社談文苑  
探奇覓釣徒  
他年飛錫處  
莫惜問專鱸

吳巽之讀書南屏詩以懷之

圓 信

經臺留虎跡  
清冷石頭斑  
風細鐘生韻  
霞燒塔自閒  
客多尋竹閣  
我欲掩松關  
朝夕皆相似  
何須問徑山

南屏

吳人龍

芙蓉一片浸平蕪  
蕩槳相從欲采無  
青錦障烟朝閃  
玉翠蛾寫月夜涵  
珠高臺龍象歸  
談麈半嶺笙歌咽

故都古寺廢興今幾代依然巉壁影全湖

題石居贈西吾衡公

譚貞默

山中之僧性山野破衲零星片如瓦負鉢洗石有作  
雲新刈荆柴麋鹿下綠徑草花撩亂香牛傍聊牽支  
胡床終朝枯坐來湖光澄波煙樹俯蒼茫我來一見  
不及語指點湖山淨如許玄對有神如宿昔從此經  
過無問日山茶自採仍自煎火燒野栗生鱸烟有時  
芒履緣崖上獨嘯山頭衆山響我欲從之碧苔滑策  
杖振衣不得在傲厲徒稱筋骨奇縱橫自在非人知  
吾人避世披髮而佯狂却笑踉蹌顛頭無有如僧忙

相拜公卿走官長熱如郵驛汗樓樓詩篇亦是塵勞  
重況堪白日蠅名利老死筆墨知何爲酣沒世情病  
無二此僧有詩無詩意筆下蕭騷出雲氣對面渾如  
不識字山中之僧有如是

爲雲溪上人題畫

李日埏

碎石亂堆谷口浮雲遮斷山腰只有尋詩野客乘閒  
獨過溪橋

弄墨於宗鏡堂因呈堂上空公

爲學無生頻掃念偶然噓墨亦溟濛要知一米烟雲  
窟只在空明海印中

偕何不疑過玄師香嚴社

吳之鵬

旅寓無所懽自顧亦拘縛輕策詣支公行行歷林薄  
踈松通清響孤梅吐幽夢殘雪逗晴暉凍雲窺虎閣  
遵境知候變觀空恣閒喙名香坐可焚精茗啜復淪  
語微玄理析道在寒暄略示以黃山詩披覽心彌樂  
過夢也閒士石居

畢懋康

結宇依雲戶孤踪與世違談經天籟發得句雨花飛  
樓閣空中見烟波望裡微探奇情未已信美憺忘歸  
南屏山

江元禧

時蒼懸迥自奇橫歌疊嶂瞰湖湄連雲抱影圓樓

高高木吟風老歲時佛日中天全現慧淨口初地獨  
標慈晚鐘不斷醒塵夢吹落千門誰得知

雨化閣除日燕集同朱仲衡張玄逸張易晉應  
名世釋玄津分開字  
樊良樞

古寺烟蘿一逕開石樓高鎖法華臺斷雲繚繞家  
里遠道纏綿酒一杯寒發聲嘶度竹林蕪湖色早  
登梅莫憐臘盡今無歲迢遞年光柳暗催

法華臺

山僧禪隱處長有薜蘿封曲塢烟藏徑澄湖月蕩空  
瀑喧殘暗竹巖暝出疎鐘坐久渾忘語焚香對古松



送印慈上人歸南屏

李維楨

憶却西湖已十年，殷勤問汝六橋邊。  
孤山有鶴頻冲漢，花港無魚不躍淵。  
杯渡了知明日遠，衣成莫問此時傳。  
寥寥且過南屏下，遲我同沾洞口蓮。

題韻竹居寄梁密上人

王文垣

白眼脩林下，騷騷已隔年。  
枯禪君破寂，冷韻我知憐。  
且夢風前蘂，應懷月影懸。  
主八春事好，遲我米家船。

臘七夕宿竹閣喜值整公初度

劉憲寵

竹深山閣夜，瀟瀟坐語欣。  
逢僧臘饒今夕，燈花蘇異  
藍。雪山成道是明朝。

雨中集南屏山同李本寧汪仲淹來少君潘景  
升何長卿俞孟武諸君子 喻均

尋僧投自牖隨鶴到青山雨逼炎蒸散風邀爽氣還  
泉聲千澗外樹色萬峰間小慰豐年願乾坤一破顏  
獨坐竹閣偶占 吳之鯨

小閣樹竹中衆喧方寂如我坐竹閣裏萬竹爭鳴于  
環觀役役者何年覺而遽不叅古德案不做今人書  
儵然對琳琅清風偶乘虛寂忘喧亦適大地皆雲虛  
過南屏訪玄津師 聖行

欲問青蓮偈因被白雪吟湖光烟水足山色樹雲深

洗密樹陰濃翠欲流門掩晝長無剝啄香銷僧定觀  
浮漚斜陽忽送林端霽鼓吹初回水上舟

水明堊骨幾星霜日落雙林樹色蒼曾向山中瞻古  
刹還於塔頂見毫光華臺尚紀幽人跡竹閣初聞慧  
士房我欲因師常乞法先依勝地作津梁

晚泊南屏懷李長蘅

聞啟祥

我愛南山頭雲影幻奇質高天落澄湖古塔捲殘日  
須臾虹雙垂四山驀然失雨歇烟湖平微茫素月出  
清景紛如斯領畧愧不悉安得小龍眠寫向鷄毛筆

遷捨有序

大 壑

永明壽禪師爲淨慈開山聖祖於開寶八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示寂明年正月六日茶毘舍利鱗砌於身  
吳越錢忠懿王弘俶爲建捨於大慈山樹亭志焉宋  
太宗賜額壽寧禪院追謚宗照大師追萬曆癸巳捨  
爲魔羅所毀而靈骨別寔於石隙之右肇念淨慈法  
席起自大師使闡提肆其殘忍葬靈瑞於糞壤安所  
離法乳稱雲孫哉扼腕痛心每見夢兆乃荷鍾登巖  
出之宿葬之歟徙建寺後蓮花洞傍其基開值孝宗  
嘗構慧日閣徽宗鐘鐺處一時護法若方伯本如吳

宗鏡開心照清鐘響法音登壇華正雨密義許參尋

秋日同友人尋湖南竹閣

汪猶龍

南屏絳色對殘暉策杖相携問竹扉日落斜分山半  
隱天高影見鳥雙飛清樽同載盟重訂白紵初裁曲  
和稀雲護寶幢真佛國萬竿烟翠鎖霞微

聞壑公新構懺堂寄懷

喻應益

聞道新營勝珠林結綺霞洞隣秦石古門對宋堤斜  
海近潮連梵春殘雨雜華相思江上水千里渺雲沙

永明塔

許光祚

累劫猶然駐幻身幻身應是後來人石上青蓮花

上松自鳴幢慧日濱半世浪遊原叙歷片時談坐卽  
沉淪永明已化千年事安問浮圖過去因

南屏讀書四首

吳大山

重重山翠鎖煙霞春暮携琴問落花借得僧寮盈十  
笏窺來法寶有二車窓涵遠水平湖曲地接高峯慧  
日斜自是晚鐘增勝趣夜深偏傍讀書家

宗鏡堂前爽氣多長松落落障巖阿迎眸羣色縈巖  
辟拂面香風滿菱荷午倦老僧來淪茗晚涼樵侶過  
嘲歌相看六月清無暑銷夏灣頭較若何

雨過空山景倍幽蒼茫千頃坐來收羣峯秀出清如

倦安心從此老烟霞

不須別卜經營地慧日峯閑傍聖僧兄復前朝公萬  
樹月來夜夜見傳燈

憶昔脚悲問草萊經心觸目便疑猜自從求得真身  
現膜拜瞻依萬里來

聚沙鞭石汨塵勞贏得凌雲壙影高更喜交光湖萬  
頃分明宗鏡照吾曹

影共虞淵七百年一燈長夜幾人傳魯陽莫惜揮戈  
力慧日重光照大千

晚泊盤門因懷南屏

郭次霜嚴夜蓬淹水宿時忽驚冬至早始恨客歸遲  
苦或青迷徑松應翠過池離亭別盡柳誰繫遠人思

等 荃

徐野君社長過南屏以詩見贈次韻奉答

艷靄堤邊補綠生蘓家錦意與江通媿非島佛敲詩  
句喜見王郎過竹叢石丈夜深長待月桐君春老便  
招風人情蟻向床頭開何止遼陽及楚中

登慧日峯望湖懷顧山臣移居城中

堪歎先生無屋住湖頭三徙又城中填胸經史何人  
惜走筆虹霓幸自工飢逼身心猶策憑情無錐立尚



談空馮驩自背悲彈缺薛劬誰將任乃公

次韻答周玉介過竹閣見贈

與珂

三徑蒿萊忽有光千株松竹拂蒼蒼猿啼半嶺間  
嘯鶴步長林見阮狂欲飲尊莢過東浙先攜桂酒  
寫南岡大顛已謝韓衣暖應有芳踪到揭陽

題贈南屏同谷法師

正昂

雨後閒過玉立泉一條飛瀑下青天自從悟道人來  
看千古堪稱悟道泉

月夜坐竹閣懷靈滄法師

正願

廿年稱同調三心愧未降山舟君掩室竹閣我推窓

尚友書千古澄懷月一江此時殊寂寞顧影各成雙  
初冬同沈大匡登南屏看紅葉 受 瑜  
家在南屏半翠微秋深楓色照柴扉霞光百道穿林  
杪埒影孤懸醉夕暉愛爾頻年冠自桂笑余何地錫  
堪飛此生未必飢應死且向空山學採薇

喜陳四海寓南屏

風雅推君第一儒高懷瀟灑步林丘溪州翠鎖陳蕃  
榻湖月清芬庾亮樓閒挂詩瓢情自遠好攜酒盞興  
偏幽春來黃鳥枝頭鳴雅集西園樂事稠

雨花臺

丁 崖

往事空相憶苔痕刺眼新應知雲是伴却共石爲隣  
竹畔花留艷枝頭鳥弄春憑高一舒嘯不見誦經人  
蓮花洞舊有居然亭係名賢韻上遊詠之地今廢爲竹圃  
蒼苔夾路半荆叢古洞陰森落照中不作居然當日  
想蕭蕭修竹起清風

獨秀石

孤峙非羣匹嶙峋覆綠滋雲根時蓄雨龍臥澹垂姿  
落落偕松冷戔戔抱璞奇深岩見高致千古令人思  
先祖父向與竹閣玄津法師爲世代方外交但余生  
晚不獲親蒙法雨徒瞻印企然師之南屏山志備載

丘壑之奇人物之勝及賦詠之佳令人讀之恍入其地見其人聞其聲惜乎歲遠梨蠹不尅以行今其法孫樾堂何公雖在英年詩文並美善承先志重補其損且又兼錄玄師遷壙詩及近代名詠附錄於後使先後諸賢互相照映南屏生色又幾倍矣

昔

康熙歲次丁卯春日禹航法弟嚴曾渠謹跋

南屏登高紀奇賦

蕭良有

余不佞以戊子偕佐司諫南昌胡公出典越試旣竣  
事尚以進呈錄留越則中丞歐寧滕公柱史南昌章  
公司禮三河孫公日相招也會重九三公復尋盟邀  
吾二人者登淨慈寺之湖山勝槩而觴焉間出骰子  
爲令比及孫公公曰各擲一骰點譏其點席間以次  
億如甲能億中則一可忘言凡歷合席而甲者一啓  
口無弗中也嘻奇哉奇哉於是諸君子謂不佞曰勝  
遊不數奇事可書將必有玄機焉寓其間平史氏賦  
之余唯唯退不操筆賦曰繫堯封之一統今敗局收

於四方申先庚之三日兮垂令甲於百王遴侍從以  
提衡兮錫綸簡而輝煌矧文物之炳蔚兮咸惟穀  
越邦顧小子實矇昧兮耦諫垣以趨蹌新噉噉乎純  
白兮敢汶汶乎雌黃歌鹿鳴而賓興兮亦燕會以仰  
吐正天宇之清夷兮又重陽其仰頽感四美之不常  
兮幸二難之與五采菊英而爲餐兮看茱萸而起舞  
會主人之戒觴兮藉骰子而暗數謂億中之寶難兮  
乃應聲之若睹歷五位而皆合兮吐片辭而不疑寧  
允機之可測兮操左券而如斯早孟嘉之落帽兮陋  
汪總之敲詩小東籬於元亮兮失醅酌於牧之維千

秋之豪況兮在九日而尤奇豈人力之可與兮抑造物之出推謂奇事允直書兮僉授以楮墨愧作賦之非才兮聊揮毫而動色實舉手而應心兮惟近朱而守墨真神動而天隨兮匪得雉而作塞相同聲之相應兮信取士而必得青流連乎光景兮願和鳴於王國

疏文

請圓照禪師住淨慈疏

蘇軾

大道無爲入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聰明性自在門真無礙法天降一雨徧浹羣生佛無二門并歸真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常見灑落孤風其爲

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踐其爲人也如金入範隨注  
皆圓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况淨慈古刹  
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閔矜善俗久祈真馭  
以來臨惻隱慈心願順羣情之再請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旣還山秀復入寂  
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  
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談二  
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爲穿



寄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  
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巖峻峙訶未証謂  
証之人本自不朕伏惟珍重

淨慈瀨翁住靈隱方外交疏

惟則

慧遠送修靜過虎溪神交方外妙喜招子韶來徑塢  
機契室中悠悠古人實勞我思濟濟多士復見此老  
某人通身手眼貼骨爪牙斥宗教似是之非得佛心  
不傳之妙一筆萬言雄辨仲靈覺範愕爾於前五  
三跨大方寶掌承明瞪乎其後利器別於盤錯先鞭  
範以馳驅登見山堂誦東澗詩修乃祖盛時之舊好

相冷泉水洗許由耳振先民絕世之高風三轉法輪  
一貫吾道

重建淨慈寺疏

道濟

伏以祝融作孽照一萬頃之平湖風伯助威捲五百  
間之大廈烈焰星飛於遠漢器塵霧鎖於層巒各携  
雲錫以隨身共駕牛車而出宅向來金碧併作烟煤  
過門孰不驚心閉眼猶疑是夢切念阿羅漢不能冷  
坐放起玉毫光可憐調御師也被熱熬失却金花座  
雖經世數未厭人情鐘鼓重警發於虛空香火復追  
崇於先帝毘耶城裏從來大有檀那給孤園中指日

可成樹若金剛不壞鉄塔証明

清遠和尚住淨慈山門疏

宗勸

學者得師猶流歸乎大海至人應世如明月行於水  
虛爲衆生到處開堂念五濁隨機說法其才高行重  
望重叢林胸中鉅浸稽天孰窺涯涘眼底豫章拔地  
衆仰丰標一漚兩躍嘉名四海共傳盛舉化馴異類  
訥公顯神用於雲峰學會諸宗永明逞雄才於南岳  
旣踵乃兄故武必追大父遺風應真五百軀不用強  
呈仗倆大法二千載敢煩整頓宗綱慧日光輝聖圖  
廣大

重修三大士羅漢殿疏

虞淳熙

伏以百福莊嚴三大身同諸佛十方妙應五百尊手  
接衆生倚南屏九曜吉祥之峰映西湖一泓清淨之  
水武肅王鑄金姿而厲鉄秀帶礪常新嘉泰帝懸珠  
網而御瑤齒規模弘遠豪尊富貴之報實如優填經  
言子孫繁衍之符真由阿濕毘致此蘇郡公所以獨  
往而鄭丞相所以結緣也迨夫日月旣遷風雨不庇  
成住之後聊示壞空遊戲之踪多有變現况羅漢神  
氣如生半是道容之舊惟菩薩光儀暫斂終呈圓照  
之輝宰官長者卽其化身天匠夜神因之設色彈指

見凌霄之飛翠舉足踏瀛園之布金田宇殿內廣極  
而田果位中間早成正果大人相一時鼎立名定著  
乎鼎彝新伊形三點川縈祿自詠平川至集斯不二  
功德永貞第一名山數合名世之期座表三公之兆  
非敢爲佞政爾逗機普見善集智界珍域無方普陀  
螺眉五臺權土在是清風速播慧日重光

重建圓照樓疏

庚

淨慈萬峰院者冲隱之真宅也飛翠濕紅俯臨神構  
碧雞彩鳳仰睇靈山石上藤蘿高下於焉養容升中  
封藻應真戲而遊觀本依五百之清風寄懸三千之

忘日曠曠圖影同好棲居墨墨承空今悲啓室有寧  
道人者鵬鳴頻仰長搏義虎山青時獨領詩好不容  
攀燈傳恩公影隨吾弟願逢寶所思登妙樓際逢有  
而容幻身乍合千葉望藕洲而談直指不覺寸絲空  
康樂之樂管寧給孤之孤立資阿路已之變化見阿  
蘭若之崢嶸經閣延光重瑩永明之鏡山極接月周  
留太白之纒色洞三輪輝分億刹謹疏

壽禪師峯堵波辨

庚淳熙

予鄰南屏宗鏡堂永明壽禪師闢館述宗鏡錄百卷  
此故名而蓮池師就其堂演說師所著心賦予就

某往聽以其間尋師方墳得之於大慈山翠山壁鑿  
慈氏像表下生而所謂亭與壽寧院者不可見矣謀  
築淨居其傍青烏氏爲言此已氏山已氏事窺爰出  
石匣及碣蓋僧坟云乃藏碣而埋匣中物於地右脫  
予大駭將壽師乎歸語會首鉤泉蓮公時萬曆甲午  
春也後十二年而壑公用蓮公言挾瀾公往尋焉解  
行纒寒澗沒脛攀磴禮像低回久之問已氏守者爲  
金氏因獨詣金氏金氏瘍而呻吟壑公拜床下語故  
且曰此僧吾第二祖冥王供於冥謂西万上品聖師  
以比地藏土佛者也金氏驚躍起吾父定以此嘗冥

王苦矣卽吾瘍當亦坐此吾生十七歲時受青島指  
埋匣中物值故埋溺器窟可容容之耳主臣安得不  
瘍師爲我懺我指埋處強起登山拔叢條撥浮壤而  
蛻見壑公且泣且收蛻以窟故得無遺蛻汲澗洗之  
設利羅燦燦如璣者十一粒其一稍大作圓浮極金  
色收以視予予使人詣守者又屬已氏友詣其家問  
碣秘不出碣慮復塔而壑公初無意復塔第欲証其  
壽師塔而已碣不出塔益真令其碣爲大慈寰中元  
翁止巖之碣應亟以示壑公安所同焚券毀契朕必  
泐滅其跡乃已耶且已氏能泐滅其跡而不能併壁



像滅之當其時所以志先事之下生而一再徵於信  
史者同業歟未散矣或送難曰壽師既化舍利鱗砌  
於身而指月錄則曰塔全身於大慈夫全身不焚而  
有舍利有舍利僅十一粒砌不及踝而謂鱗砌豐碩  
之身可乎予稽壽師之化六百三十餘年傳記互異  
南屏耆舊謂予有行修師者受錢王齋芥而汚陳那  
之座師目錢王此定光佛也王遣人禮修修云彌陀  
饒舌使化去師亦隨化兩師皆肉身意者修師之身  
存而壽師之身若清涼巨牙天台恒幹有力者負之  
而趨乎至於舍利神物滋生薙髮溢出玄臂亦何必

得於開維全身去而舍利從之零落泥沙之內十一  
粒猶爲多棄也因斯以談其家耆舊之言祖孫遞授  
以至於今不啻教史彌陀之爲壽師信矣棲安養者  
離內院生上品者十九品構穢歸淨卽穢卽淨故示  
投溺器而常淨時人妄見名利赫赫作龍華觀譔象  
慈氏大壽師倡導之行藉已氏而發明之今棄舊塔  
卜地而營新塔棄舊像慈氏鑄石而更像彌陀非偶  
然也不忒壽師之出服戎衣格禽獸羣羊斥鷃尚馴  
慈化難盡鬼帥且勤供養寧集百世之後明暗於幽  
八不如獸離山移泉之虎無移塔之力使虫虫者汚

靈骨於黃壤如此其彌戾哉或曰師後身之爲宋景  
康也所托彌下茂州謫北尸失迅流將清泰主之否  
運極樂國之苦果耶予讀宗鏡錄師納三峰五宗之  
光於一鏡和會法門恢拓淨土者至矣又出而輔我  
太祖高皇帝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文憲九流百家盡  
入大圓紫珍而無遺影取向所稱有因無因邪因也  
者並歸第一義門化之行也安南日本高麗入貢之  
使咸詢起居以至尸解坐脫飛遷終南歿僅百有餘  
年七趣羣真爭以爲祖聞其風而起者或務修詞或  
任經世或採方伎或資玄潤蛻形而仙若凡若聖倚

爲司南一何盛也茲復遺其印記三十六人之一如  
怒公者收骨而表微湛虛智覺之夢不慧吳詠之序  
寧虛設哉且也塵塵剎剎無非彌陀化而爲蓮池師  
無縫塔成基蟠華藏現珍域於支那化而爲雲浪師  
報恩塔成頂摩霄漢布猊床於鰲極視其初化而爲  
永明師六和塔成影鎮胥濤懸神鑑於冥路並彌陀  
千百億化身之一身也壽師之塔湮六和之塔尸蘇  
其座咏其賦演圖覺談般若者獨無意乎夫二師皆  
空公之祖也可往詣請也又化而爲妙峰師首開宗  
鏡照耀真丹初登慧三原師像業已鑄黃金樓閣

覆三大士矣彌陀化身纔離溺器獨不思一酬本願  
嚴飾之手推而廣之又當修欲圯之浮屠畢前生  
之功德乎此會首蓮公之交也可往詣請也請三師  
主盟而復導諸悅服者助緣焉彌陀緣熟無不容嚮  
影從之速矣予未禮舍利先一日夢高氏遺紫玉壽  
字已閱師傳合高麗施紫玉珠事而壽又師名也是  
其緣亦熟作永明壽禪師宰堵波辨辨卽爲爭理事  
猶礙融之於宗鏡而師許我哉壑公其爲予請建子  
月放生明聖湖遇曹能始爲予言師化後三生血書  
華嚴經其跡在吳汪伯玉取視之復歸於吳而聽經

之雉死爲建塔比靈鷲亦在吳王百谷舍利云夫壽  
師血利托之雜華是全身舍利也望公其亟收之嗟  
夫雉兒之塔未湮而師塔乃辱於已氏幸已免辱諸  
與師緣熟者豈其待師不若死雉哉故當亟營塔毋  
令舍利久暴露也惜斥鷃羣羊不得比雉兒此則昔  
人之罪也

### 永明塔院募田疏

予倡構永明師塔謂師力勸錢納土救民應置祭田  
千秋報祀顧神棲安養受被花之供者安用此地肥  
段食乎則思及其兒孫凡姓釋而衣田皆永明兒孫

也此曹擎鉢乞食鉢常不滿假令吳越諸城盡屠寧  
復有俗家兒孫享先祖之膏腴者則置田養永明兒  
孫何啻一飯之報耶近筠泉韞庵兩師各有施田不  
過一寺之苾芻未入十方之穗稊卽如炊貞明之大  
釜設開寶之大齋逡巡過午鼓枵腹翻狀去矣非美  
報也爲千秋計莫若推廣兩師意增置飯僧之田中  
藏萬億午食因除萬億饑腹或取之錢氏所納之士  
或取之宗鏡光中所舍之上圯圩畝頃盡爲福田矣  
天報永明也日報功報永明之前身也日報德而施  
田長者卽食其報近食兒孫之倉廩遠儲淨土之資

糧不亦美哉塔主玄津法師卽司僧田之入其人嘉  
禾文學爭傳爲賓頭盧後身者也信如其言雖阿育  
王飯僧且以第一座筵之矣昔永明齋次証宗慧爲  
定光豈無羅漢應供証玄津爲賓頭盧者乎米入賓  
頭盧手應無狼戾必使五百阿羅漢與千億比丘俱  
飽香積田宇殿中不須更營別齋是如語者不妄語  
者

永明壽禪師舍利塔院疏

曹學佺

佛有舍利子禪師有堅固子其實一也舍利之光明



攝乎十方瞻禮之者或有見或無見或如車輪或如  
粟豈不可勉強思議禪師戒定慧之純熟而後有堅  
固有堅固而後光明天下之埋非至實者則不能爲  
虛空也永明壽禪師有舍利遍身鱗砌壻於赤巖在  
武林之大慈山歲久爲俗家所湮沒其嗣法大壻積  
念十餘年近日始得之于憇湖上隨衆頂禮壻公謀  
別剎塿院俱養於宗鏡堂後卽禪師所著宗鏡錄處  
也師一日課行一百八事夜往別峯行道而其所著  
宗鏡錄一百卷萬善同歸神棲安養賦等稱是他如  
詩偈賦詠凡千萬言且建六和塿以鎮江湖而手度

弟子二千餘人以至外國冥司飛禽走獸罔不受其  
印記夫師雖大智慧大法力與庸眾異亦曷嘗有神  
運鬼設人所不可得而聞見者哉師之脩西方矣而  
復標宗鏡著萬善矣而要訣一心心者無所不可爲  
而不可以或任者也師之本一心而後有萬善萬善  
純熟自然堅固堅固不壞自然光明毋惑乎舍利之  
遍滿於身體也師一日而課百事整公十餘年只此  
一事予料其事必成以願力正故又不圖恢復於本  
山而因基趾於堂後予意禪師之必喜以本領得故  
予去禪師久竊聞其言行無懷新愧又與整公同歲

月生不觀其志願亦甚詫之矣則安得不以譁歎之餘而力祛庸情之習也

募建永明捨院萬人緣疏

黃汝亨

南屏淨慈社必爲同諸懸記優婆塞從大慈山之宿  
莽間探得永明大師所遺舍利若干顆并其茶毘之  
餘闍浮金色骨半應器寓庸居士曹能始從虞長孺  
聞而異之時丙午之上元日也能始隨喜已旣爲手  
蹴風乎諸方緇白輩以寓庸旣葺定光蘭若亦應爲  
永明捨院計時不佞以內簡北行媿不能作阿育王  
鎔七寶爲浮屠猶不屑效育王所驅之鬼卒穠宰堵

波於大地而大師最後福田當機護法之請又烏能  
不效一籌也聞諸佛舍利爲數嘗以八萬四千計以  
人之迷也具足八萬四千之勞塵其悟也填成八萬  
四千之法界究其指歸一念是矣師以宗鏡總攝萬  
法昔以法爲鏡今以鏡爲塿明鏡當臺座含萬象聚  
沙爲塿應結萬緣豈永明唯心唯境一多相卽之微  
旨乎欲窺智覺禪請從施度入

永明塿院募田疏

歲乙巳淨慈玄津法師以精進力披宿莽捧其上祖  
永明禪師所遺舍利還山募貲建塿今具塿畧狀

成不減育王莊嚴日矣法師復來相扣云吾祖在世  
拈椎豎拂獅遶象迴所著宗鏡錄流通宇宙海內善  
知識資法乳而亟子來者不翅千指無米之炊不充  
香積將令大衆枵腹去耶且世之居士宰官之於其  
子孫有屋廬房廊以安其身有詩書以開其心則必  
有桑林稻田以供朝夕而膳其諷誦奈何令永明兒  
孫攤書仰屋食不下咽而欲歌聲金石也置田若干  
畝爲飯僧計此最勝功德居士倡之予首肯曰善因  
爲疏其端以告世之讀宗鏡錄而禮永明捨者或曰  
耕者血汗僧人坐食何以相報予咲曰大德不德其

次務施報夫桑下餞夫淮陰王子扶轍酬金不忘一  
飯不卽妙莊嚴王之本因乎夫種因則果不妄如其  
妄者闡君有永明師在自當作證明也

### 石雲居疏

南屏山雨華峯前予向與玄津禪師構竹閣爲香嚴  
社此中以竹樹勝而夢也禪師復於其間擇奇石蹲  
踞流雲出沒處構石雲居爲行腳作一旅泊佳勝不  
減竹閣吾輩自西自東俱得着屐又令龍象有所暫  
憩此最勝事也夢也文而好修曾延高原昱公演說  
唯識等論復多僧千人再閱三藏種種法因非孟浪

者比予故願爲之倡首

永明捨募田疏

王穉登

淨慈寺乃紫林之冠玄津師實法苑之英何必栽蓮  
結社廬山同慧遠不須養鶴栖禪剡曲似支郎遷永  
明之舍利捨遶千花終日香雲變變修宗鏡之祇場  
經傳雙樹滿天法雨飛揚旣造捨豈無禮捨之人旣  
傳經必有聽經之衆飛錫浮杯來者不絕忍教吸露  
作寒蟬持瓢荷衲至者相尋可使餐松若山嵐與其  
在隨時取給不如作他日遠圖卽以聚米之資充作  
買田之值田能出米米雖食而田不移米可飯僧僧

雖來而米常繼檀越但皆樂助山僧敢憚經營無論  
膏腴瀉瀉盡願滿篝滿車一切賢聖凡愚咸獲充口  
充腹謹疏

淨慈寺裝佛疏

武林淨慈寺者山水清華占盡南湖之勝樓臺閎麗  
鬱爲諸刹之宗梵宮雖則莊嚴佛像其如剝落白毫  
漸損不成宛轉五須彌紺目無光難比澄清四大海  
游人何所瞻仰僧眾不免咨嗟於是住持琮公一心  
只要重修空手安能成事若不募緣而施豈能獨力  
完成色身法身金剛身必賴孔方救起獅座象座蓮



花座也須阿堵重新將欲手杖天台騰踏月不辭干  
富室親持于闐鉢披霜何惜扣侯門破財卽是破性  
修佛還同修福福爲福種今生修得待他生慳本慳  
囊自我破來終自受謹疏

淨慈寺募藏宗鏡錄板文

李日華

昔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參其議論曰君所讀  
者陳言耳其人與骨則已朽矣蓋謂古人有必朽者  
有必不朽者得其必不朽者則朽者亦不朽不得其  
必不朽者則不朽者亦朽言處朽不朽之間固其所  
重也永明壽古佛也其合三宗之徒編貫經論一斷

以西來的意盡佛言之最盛者謂之宗鏡錄實結集  
於此堂師行道秘蹟與茶毘不壞之物亦近藏此山  
中更狐兔窟穴言之潸然玄津壑公力復其室號構  
塋鬼峩出青林之杪又日夜聚緇白善侶弘大師之  
道檢米合縫時人人得觀五色舍利是世所謂必朽  
者亦且永不朽矣矧夫大師心靈所寄攬酥酪醍醐  
以療百千萬劫沉痾之疴而續無上慧命若宗鏡者  
予爰有大心居士已君家鏤是板欣然許昇歸是堂  
祇取半值以償剞劂夫佛法喜者隨之捨者助之半  
考滿之如添竹飯如積屋簷前後衆多紛然成辦入

宗鏡不思議光中泯泯無際是聖是凡是俗是僧有  
絲毫信根者自然顯現在人能自認而已能自認則  
骨毛爪齒俱有靈氣以不朽於世又况餐玄言之微  
超乎有得以作無上正因者哉如其未能且請於宗  
鏡堂內喫茶聽一轉兩轉語其於甘苦疾徐心手相  
應父子不能喻者大須睜挫母爲斲輪者所咲

送淨慈濟書記入龕文

全大同

繞過清和晝便長蓮菱芬芳十里香剎子心空歸淨  
土白蓮花下禮慈王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原係  
東浙高門却來錢塘掛錫叅透遠老爲藤谷盡趙州

荆棘生前痴痴憨憨歿後奇奇特特臨行四句偈云  
今日與君解釋從前大戒不持六十年來狼籍囊無  
挑藥之金東壁打到西壁再覩舊日家風依舊水連  
天石到此露出機關末後好箇消息大眾且道如何  
是不後消息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識世人  
世人俱不識喚玲瓏人面起清風大地山河無遁跡

起龜

印鐵牛

一百光錢掛杖頭前街後巷恣遨遊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休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世世  
東浙祝髮西州逆行順行凡聖莫測橫說豎說聳動

王侯天魔爲伴侶佛祖是冤仇正好逢場作戲俄然  
夜壑歸舟天堂收不得地獄豈能留大衆旣不能收  
又不能留畢竟如何噫信步出門行大道更兼何處  
不風流

挂真

寧棘菴

鷲嶺西風八月秋桂叢香內集真流上人身赴龍華  
會遺下神容記玉樓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一生  
只貪濁酒不顧禪師道友到處恣意風狂贏得面顏  
龐醜眼上安着雙眉鼻下橫張大口終朝撒手痴顛  
萬事並無一有休笑這箇規模真乃僧家之首夷現

在曾過天台認得濟顛面否

秉火

宣石橋

濟顛濟顛落魄多年喝佛罵祖喚死如眠是天台山  
李附馬之裔得靈隱寺遠瞻堂之禪以護身符牒爲  
常物一火還能洞然以叢林規矩爲鄙陋風狂行遍  
市廛迅手寫出大道向人博換酒錢皮子隊裡逆行  
順行散聖門前掘地討天臨命終時坐脫立亡已納  
敗闕木後句中隔几成聖也是搭處還他本色草料  
方能滅盡狼烟噴火光三昧連天碧狼籍家風一海傳

起骨

寧鼓巷

天台散聖無人識卧柳眠花恣飄逸如今脫卻臭皮囊無位真人赤骨律濟書記得得得平生不露鋒鏑木後尼巴露出喫這箇雪骨起風雲一笑出門橫玉笛

入埵

寧棘巷

冷泉叅透瞎堂禪到處逢人誇唧唧冒藏為卷書筆掃三千首放憨在短巷長街說法向茶前酒後火燒舍利靈牙何啻八斛四斗不撒向月底波心不殞在山腰谷口今朝宰堵以成且要還他窠臼喫沒鬚鑽子兩頭搖無縫罅中常保守

祭竹菴法兄文

宗泐

生死一漚倏起倏滅千古刹那何有永訣嗟彼世人  
獨以愛結死離則悲生聚則悅今我之悲與彼不同  
匪私於衷所存在公梵苑雕瘁秋葉墮風寥寥宇宙  
孰亢吾宗疇昔同門無幾存者而兄又亡情弗能捨  
我何獨立弗影長詫忍讀遺言有淚如瀉念自童弗  
爲法弟昆人謂連璧萃於一門以行砥礪以道討論  
不尚薄俗相期古人後二十年天南地北音問睽違  
風塵阻隔中忽遠臨慰我荒僻兄日已惜我髮已白  
我在天竺三兄來南屏人謂墳篋克諧厥聲兄退自得  
我進無成龍河故家忝竊繼承前歲之秋師增改竄



報兄來歸同奉葬事事既告成旋還渚寺曾不逾年  
居然卽世病不知時卒不知日計音墮耳中心如矢  
設利粲然遺齒如石尚營窆堵載銘其實始將聞計  
俄感夢魂不異平昔宛爾咲言是夢是計不相後先  
果有其因亦豈偶然生滅去來孰彼孰此水中之月  
無處不是大定安如寂用一致陳茲薄俱庶幾饗只  
序記

送淨慈方上人序

大 訢

士貴遠游以能交天下士也邇年王公待士之禮廢  
士不克游惟吾徒得肆游窮燕首越所至諸寺咸命

典客司游者非徒舍館而已其送迎有禮先後有序  
主賓倡荅橫機迅辨有足觀者故遠之游莫若吾徒  
而交之廣得人人而閱之又莫若典客也然猶必擇  
通邑大方多衆乃克觀天下士而爲務最煩才俊不  
屑於就其下又不足以交其客以故名亦昧昧焉延  
祐四年杭淨慈得方上人爲典客客至如驛善其職  
由是譽日起以都邑之會賓客之多無逾錢塘而淨  
慈又大方便上人典其客上人衛人也衛之俗多儒  
其流於吾徒者亦漸儒習故上人雖游不廢吟事而  
游者樂之然吾徒游之之道非以富山水慕聞達而

事於談談篇什爲也故卜人之歸得贈言於其友不以詩而以偈爭以古德之事以告之有深旨矣上人勉乎哉

古松筠泉兩公同住持序

虞淳熙

吾登慧日峯坐法華臺英公來就語謂家畜一沙彌  
裴是寮中將是入次第定巨虺向之不但云有物授  
書能集紫鷄赤鷲爲致而此子不足當佛奴吾願使  
出夫沙彌能奴兩師顧不足當英公奴耶吾驚飾其  
言已見弟蓮公蓮公會聽恩法師講楞嚴不知證何  
地品似其宗何人永明寺一二十年前幾廢伽藍矣

水擁寶藏貫華半菱公綴笥貝多葉召性相宗人作蓮花字益之大似壽公萬工池水族故是佛影所覆久遊千釜中塋人腹公能感大官贖此池依然放生似本公又以洞達賢首天台慈恩南山少林吉友六宗密與大司禮契大司禮據菩提薩多位撫千僧若一子獨呼蓮禪蓮禪爲莊嚴此寺日睥睨題星垂珠網濕紅映地飛翠侵霄閎勝勝嘉定時寺公亦何啻似嘉定時諸公耶武林人徃徃言公大似其兄難爲弟則英公語政爾不必驚兩公皆不測人矣徃余行田字殿回環歷數應真五百軀剝蝕參半語公固不

請大司禮乃令田字折田承泥損乎公笑不荅蓋小  
果視焉至升祖堂翻覆低徊久之不能去曰安得便  
爾住持此寺傳一燈照公等居無何兄弟竟就其任  
住持事煩煩比兩邑尉江關兩亭長兩人承之猶煩  
卽走五百沙彌送迎其一致雨尚未給諸禱禱酬應  
事將無求助小果驅擯出者返耶大咲慢幢且折而  
蓮公方高睨謂予吾往賣腴田延蓮池大師講圓覺  
之日緇白求聞薰者十萬耳餐法味者口十萬永明  
大釜絕炊可百年吾力使鄉樵滿釜氣永蒸達壻屋  
五十三日而罷衆無論七日身香矣何煩英公亦從

傍詫說止止我復何煩爾大金滿我小樓更滿中丞  
經畧司成司勳士大夫之以護法至者集我樓如淨  
名方丈今日聞鐘聲肅客輕車熟路耳何煩因各大  
咲起祖堂坐壽公本公及嘉定諸公向所嚴事吳越  
國王若宋帝郡刺史政自不易兩公似之頡頏都無  
復難色真不測人也當由阿僧伽伐蘇畔度從毗紐  
天來持遠提獎便欲相遜世間兄弟同產析居或間  
於牆那得有此吾與吾弟僧孺宋化卿鄭人翁輩入  
公社名法兄弟願助住持旣證果不小復非外道婆  
羅門性攝受照我一燈然公方藝藥師燈滿室鑿壁

不可分

永明山居詩序

李日華

淨慈壑公風神踈朗有松鶴之韻切攻五字句謁馮  
太史太史嘖嘖許以禪月浪僊適密藏開師在坐訶  
之曰出家兒爾許英英竟作此伎倆耶公俛首吞飲  
嗣後所涉宗教一一消歸密諦若本祖永明壽禪師  
所著宗鏡錄百卷尤其匙筭間物也一夕忽感奇夢  
知永明靈蛻有舟壑之移卽潛調力圖揮涕出之榛  
莽之埒爲別營檣於宗鏡堂後而盡鐫其遺書於是  
永明之道薄虞淵者七百餘年而重受魯陽之戈有

百者靡不嘆焉中矣已又持此山居詩一卷以遺  
擔頭壑公又至梓之或者謂公之視詩重故追其初  
嗜而撈祖以自蓋或者謂公之視詩輕聊以示墻壁  
瓦甃之存而已余曰此皆非知公與知詩者也余聞  
沒海取珠者初懼其人不復出已懼其出不復入夫  
能出能入豈有出入存於胷中哉予以爲壑公今日  
伎倆正可呈於開師與太史惜開師削跡重雲而太  
史宰木拱矣雖然出入相捐明眼不翳卽讚者訶者  
疑者辨者梓者叙者孰不遊於永明大圓鏡中也

建文僧像記

畢懋康



予至淨慈見僧像有髯問諸恢公曰此建文君像也  
是時君依祖芳聯師匿跡於此六年矣聯故國初主  
高僧一也相傳謂君髯不可剃剃則刀卷其口其頂  
有五嶽骨諦眊之果有五骨隆起予異其事因訊諸  
壑公寺志公曰傳聞釋慧岳卽建文君隱於錢塘縣  
安溪之東明山云正統丁巳予寺燬乙未任持示妙  
迎岳至寺欲建是殿岳卽勒募疏榜諸鳳山武林諸  
門曰願一人施一錢爲三日要廼造三車至日御焉  
而自乘其中車繇鳳山徑城內出武林門緇白雲集  
輻載而歸越三日得錢三十萬緡有奇而大雄殿以

建妙復請品爲佛閣爲廊品不可曰吾初願僅二日耳詎可再乎是時四年春也今北山鳳林寺鳥窠禪師捨左有泉明品宰堵以其爪髮衣鉢所藏耶十考杭郡志品字東明有唯琴永樂戊子品請小隱寺舊額易菴爲寺菴初名深隱洪武初僧通結茅於此宣德乙卯 朝廷以品字賜寺額曰東明則謂品爲建文君者亦譌傳耳及考胡宗伯澐撰聯師拾錦有曰洪武壬申淨慈燬於火不數年殿宇堂室金碧交輝永樂四年丙戌纂修大典徵師爲釋教總裁已復勅在五臺然則建文之依聯師其在殿宇復建之際乎

其非東明邑亦明矣邑終於東明而野史載建文詠  
野老之後卒終大內則寺志所載亦傳其疑者與姑  
記所傳以俟再叙萬曆乙卯午日

未明塔院田記

葛寅亮

僧續佛慧命食亦僧慧命所資也故古之王侯居士  
有捨宅爲寺者有捨田贍僧者而亦有佔寺爲宅佔  
田爲業者余在南中稍爲梵剎經理賜田而亦以清  
規約諸食於田者意僧不負法我輩亦不當負僧而  
見亦有異同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南屏淨慈寺  
歷代賜贍僧田百餘頃國初僧道聯以田瘠賦重白

有司剗其廩者祇存田二十頃給常住僧及供王賦  
又超山亭子一頃有奇僅供方丈齋會其遠方行脚  
來者廢焉而返萬曆丁未法師整公朔末明塔院吏  
部虞公水部黃公中秘吳公及僧性蓮各捐資贖賜  
田之在富陽者九十餘畝地在寺右者十餘畝以贍  
塔院寺僧間及贍禮行衲余亦以寺後柴山十餘畝  
助其勞薪雖不足復寺額之舊而不令宗鏡堂前草  
深三尺矣整公因請余爲記余曰田爲僧設僧以法  
尊若豪右之侵奪責在護法者則僧亦應以法自護  
矣古德有言若知得安身立命處是此俱虛滿堂似

若不知得是長連床上喫飯又云通身是飯公退  
川宗鏡堂中喚人洗鉢盂去時則壽師鏡光遍河沙  
世界壑公法施亦遍河沙世界王侯居士必不聞風  
而起續歷代之盛者寧區區數畝之守哉因爲記之  
以告夫居斯院者萬曆丙辰中秋日

石居記

葉秉敬

庚子春余讀書南屏恢公慧日軒中恢公孫名通衡  
者方總角戲與作童子課對輒響答撫頂喜曰此異  
日龍象也尋以北轄別去叨第後從簡書者十二載  
每見白雲清泉恍然舒嘯慧日軒時也壬子秋從洛

中較士還道經武林仍過南屏訪恢公則曩時作童子課者已落染結衲芒鞋而出死一老宿矣彌留越旬見其胸次磊落舉不負余器每夜燈一龕析義達旦或偕之杖履登眺撥莽披榛小得幽勝相與叫絕偶見寺之右有石數拳嵌空玲瓏色潤而理雲懶者不飛獸擇者未却高下踈密如經布置蒼翠生動莫可悉狀且四山松挺千章雜幹蒼鬱湖色蕩其間華雨香雲發人靈氣石之傍地夷如掌拓而爲丈者五廣亦如之似有禪堂舊址第不知廢自何年詢諸村樵老衲僉曰此古菴地也歲久失名余低回不已曰

是若有待焉者顧謂衡公結菴於此可乎衡公問然  
應曰吾聞比丘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隨緣具足此  
吾等本分事今之庵昔之庵也昔庵矣而起而廢緣  
也今又廢矣而廢而起亦緣也其能爲緣哉余笑曰  
姑與子爲緣於是庵議遂定會錢塘黃儀部汝亨洪  
給諫瞻祖聞孝廉啟祥信安徐選部可求蕭山來太  
史宗道處州黃刺史九鼎江上繆文學尊素橋李譚  
文學貞默拊掌讚成度地四畝許具值與地主事竟  
乃構舍五間禪榻齋厨具體而微約費二百餘鎰而  
石居歸然就爽嗣後華亭薛正平長洲管珍姚希孟

晉陵張璠伯仲浮梁張遂辰建寧謝兆申會稽王資  
治淮揚顧大猷諸君子偕作種梅社梧樹蕉竹雜藝  
無次嘉蔭翳如遂爲南屏第一勝地衡公爲南屏第  
一勝流其無負此菴哉菴在歡喜巖後慧日峯東始  
事壬子陽月至嘉平月落成三衢葉兵後爲之記



券牘

孫山人鶴田券

詩相卿

正德十四年己卯開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人寓南屏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滄廣從若干步歲入粟若干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歛歲減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隣李仁輔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之弟精卿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與馬著作書

契嵩

其位其奉書於著作馬侯執事辱覽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事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醺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百千年近世會好事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出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惟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

觀者求其石而來徃徃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  
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沉  
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  
無知己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如  
止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  
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弁其美尚以  
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獨儼過於人百千輩使  
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沉淪世俗之  
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於今也聞  
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調頌其聖

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  
哥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  
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慙愧不  
宣某謹白

與淨慈明老

蘇軾

軾啟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  
履康勝軾幸被肯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陸堂開第一  
義也謹奉手啟攀迎不宣

軾啟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欵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  
何如法涌赴闕道侔一意昔欲公嗣此道場緣未

定想更臨屈調此誠仰餘非而莫究不宜

軾敬入還承書蒙峻服不識道眼有何揀擇涉

論也衆意甚堅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卽見不須

縷

衆請漕臺敦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當力求  
之亦必勸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  
今日赴某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寂後寄崧長老

道濟

道濟稽首淨慈少林和尚座下伏以山遙路遠急難  
會尚卽辰仲秋桂子將殘黃花欲放城中車馬人烟

維湖上清風明月閑區區鑽開地孔推倒鐵門鍼  
眼內走將出來芥菜子中尋條大路折了錫杖不怕  
上高下低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帶水颺下竹笠不要  
衣包當行卽行要住便住約莫西天十萬里退步虛  
空在目前正行大道忽遇魔軍托寄咫尺之書送與  
故人相看照管錢龍馬一脚踢倒泰山隄防碧樹猿  
雙手劈開金鎖大咲萬山黃葉落回頭千派碧泉流  
箇中不及一一數字以代面言傳與南北兩山常教  
紅柳綠

論月南房著述莫富於永明百錄三賦及山居詩與

諸師語錄矣業已剡窮三藏坐斷諸方茲不具論若

夫高才勝人具出塵之智襟會離情之境界宜稱性

之語言纖毫片楮流落人間如聽天籟而歌羽風祖

言細語歸第一義如前所記可覩見也若乃相間之

咏夢符玄夜螭首之墮珠隱黃墟吟魂獨繞於萬峯

雕虎同鳴於淨社介州集英之會妙妓送閨緯真祈

僊之筵靈真飛笈近襲鳳凰之苞彩新述月鹿之光

華文佛掩其綺言山王秘之屏帳豈若棲霞弔古廣

衍雄篇金牛覽勝博收麗什夫言各有當而已震兌

交羅以建國吐和雅微妙音於鳥樹之外者嗵嗵如

也採風君子忍以西方好音擯之漁楚投之鼓胥

新安汪汝淳汪汝

謙

同校梓